薇薇安的日记 — 2015 年 3 月

现在我们知道垄断资本主义既是种种环境与金融问题的原因，也是结果，但事实上很多人（其中包含被我称之为残余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左派份子）并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因此我决定来谈谈这件事。我读了共产主义宣言，以及伯特兰·罗素所着「自由与组织」一书中关于马克思的章节，整理了我对这议题的想法，写了一篇文章。（译注：这篇文章也发表在气候革命网站上。）

除了系于身上的枷锁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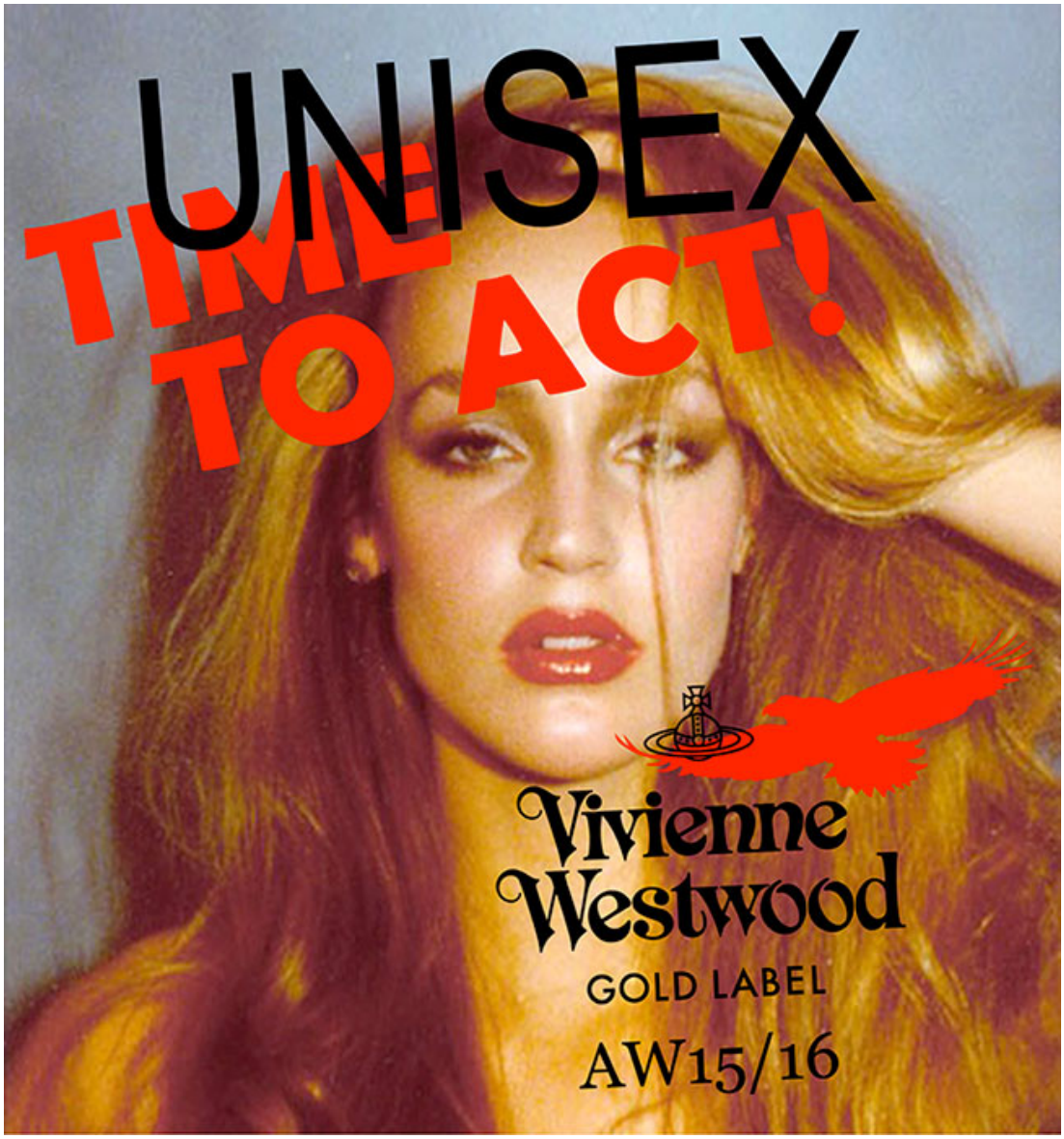
3月3日，星期二：我安排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去拜访朱利安。我希望能更常和他见面，但也知道他很忙。每个礼拜有一两次，班会带给他知佳做的美味日本餐（素食`有机）。他也会带一些同样的菜色到办公室作为我的午餐，所以我知道这些餐很好吃。

朱利安认为我与气候革命支持绿党是一件好事。他说公开辩论远比选举更为重要。朱利安说，反对由主要政党主政的势力如海潮一般地增长，所以如果绿党身为反对势力的一员，能将这样的辩论带入国会，是一件好事。朱利安对苏格兰民族党感到很兴奋。我答说：如果他们能把整个情况由灾难中平衡过来，当然值得兴奋。

所以在英国的人们能做些什么呢？你可以把票投给绿党，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成为社群网路的这股力量的一部分，透过社群网路，

人们可以获取真正的事实`形成真正的意见，让谎言窒息。你可以参加游行示威活动，以「停止水力压裂」
这个议题为开端，充实自己，多和其他人交流。

我们（尤其是辛西亚），一直与非政府组织的伙伴们合作，安排「采取行动，就在此刻」
的游行活动。我们为伦敦的游行设计了海报，也为在巴黎的金色标签秀设计了一款T恤。在伦敦游行举行的同时，我们的模特儿们也在巴黎的伸展台走秀，我将由巴黎对游行现场传送一段影音讯息。



印在我们的方形T恤上，呈现美之巅峰的洁莉·霍尔

3月4日，星期三：搭欧洲之星到巴黎，为我们的金色标签秀作准备。（保守党才刚在他们一场官商勾结的交易中把欧洲之星贱价出售给垄断企业）。

独立报的亚历山大·富里问安德瑞亚和我，他想知道我们是如何一起工作的。我在这里附上我们问答内容及独立报专访的连结，这会让你们对于安德瑞亚和我最近这几周以来所做的事，以及我们是如何建构出这个系列的设计...等问题，有一些概略的认识。

在巴黎的展室间我们遇到正忙着选角的莎宾娜，她是个了不起的造型师（在尝试过所有的可能性之前，她是不会轻易点头的）；对于走秀的事务她帮了很多忙，我们能把许多事交代给她。大部分服装几乎都送到了，这将为整体准备工作带来极大的差别。当衣服晚到的的时候，表示我们在秀开场之前得彻夜不眠地工作，但那种情形将不会在这

场秀发生。

3月7日，星期六：（来自德国的）哈特男孩乐团现场演出我们走秀的背景音乐，这个系列别有特色！中性：采用来自哈德斯菲尔得的布料及萨佛街缝制法，同尺寸的西装，既适合女人穿（在短上衣肩头的部分扣上垫肩），也适合模特尺寸的男人穿（过短的袖子及短裤，很酷！）同一件礼服，不论男女都能穿。他们看起来像是女王/国王。我喜欢脸妆的主意：皱眉妆。帕兹跟马库斯扮演新娘与新郎。

李波，薇薇安（以我名字命名的16岁瑞士模特儿），安德瑞亚

格温多兰·克里斯蒂也担任我们的模特儿，秀结束之后，我们和格温多兰`李波以及于尔根·特勒一起拍摄了广告宣传用的照片。大家都很满意完成的作品！

晚餐时我想和我的朋友们谈话，尤其是帕兹和马库斯，但他们非常体贴有礼貌，并没有中断我和格温多兰热烈的对话，让我们尽情地谈论着莎士比亚。

3月9日，星期一：我年轻的法国朋友盖儿曾经是我们的试衣模特，她现在是一位演员。我和她以及她的演员朋友玛丽见面，一起讨论我的一个想法：一场2个女人的秀，将命名为 「初学者的文化入门」。当她们开始让这个秀成型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它运作的方式。我现在提到这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爱盖儿和刚认识的玛丽（她带来一股有力量且聪敏的能量）。

盖儿·马隆德亨纳

3月10日，星期二：我很开心能趁着我们在法国的这段时间，多和一两位朋友见面，除此之外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必须缩短原本安排好在法国的小假期。最近我们开始和在亚洲工作的员工讨论品质与数量之间的权衡（Q v Q)，在其中一位主管回日本之前，我们必须持续进行这个讨论，而下一个会议是在星期五，我们要回英格兰开会。

我们来到里昂火车站。穿越法国的旅行对我而言是多么地浪漫呀。我所受的英式教育和法国的历史文化是如此紧密相系。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在庇里牛斯山脚下，位于卡尔卡松，接近西班牙边界的佩皮尼昂。在将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火车也停靠得更为频繁，站名大约是从尼姆到蒙彼利埃之间。我们经过的地方靠海，沿着海岸分布着池塘，也能见到佛朗明哥鸟的踪迹。泰瑟开着一台出租车，在纳博讷接我们。我们要住的地方是她妈妈在帕登的一间小房子。这是个有点偏僻的地方，没有商店，每星期当一台厢型车载着农产品来出售的时候，村长办公室会用扬声器大声广播着，通知大家采购

的机会又来了。

我们完全爱上这个地方。房子的陈设很简单，旁边有一条小路穿过陡峭的山坡，通到帕登城堡，我们在这小路边拣拾柴火和树枝。泰瑟烧了饭，还为我们准备了个可以放在被窝里的热水袋。

3月11日，星期三：天空呈现着耀眼的蓝色。我们在这待的期间，只有今天是完整的一天，我们决定去佩雷佩尔蒂斯城堡。这是我所见过最具有戏剧性的城堡，建造镶嵌在升起于山丘之上`如同山之冠冕的石灰岩露头岩块之间，座落于法国与西班牙蜿蜒的边界上。

从路的入口望去，很难辨视出岩块的终点以及城堡的起点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石灰岩地形，它们的位置处于远方白雪复盖的山脉之山麓，长满灌丛般常绿树林（可能是许多不同种类的橡树）。在这里，河流冲撞着岩石蜿蜒曲折而下，你可以在深潭里潜水和游泳。还有层叠的小瀑布，到了夏天许多人会在这里聚集，在岩石上野餐谈天，如此待上一整天。泰瑟和她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来这里。嬉皮们喜欢住在这儿，这里有贩卖美酒的有机农产品市集，还有葡萄藤及开花的杏仁树点缀在地景之间。

安（泰瑟的邻居）告诉我们罗马人的足迹曾到过这儿（古代的部族总喜欢住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我印象中罗马人在这开采了锡矿，但不记得他们是不是还开采了其它矿物。在罗马人之前，那些以狩猎采集维生的人类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他们一定知道许多我们所不知的知识。眼前这古老地景带给我一种新奇的感受，激发我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不论是在哪儿，远古人类是如何求取生存的呢？至少在这儿有野猪，我们还在溪流的一段，看到成打的大青蛙在水里游着或成对地交配着。

3月12日，星期四：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个指标，所指的地点是一个尼安德塔人的洞穴。因为没有时间，我们不能去。在智人（译注：现代人类的学名）于4万5千年前来到欧洲之前，尼安德塔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0万年，但智人抵达后的5千年之间，他们逐渐消失。根据推论，我们（智人）比起他们，在取得食物上更为聪明。最近发现了一些狗的骨头，存在的时间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它们的结构和狼很接近，只是口鼻的部分短了一些，这显示我们的祖先可能驯服了狼，并将他们育种成为今日所知的狗类 —
如果我们和狗一起狩猎长毛象，对它们而言可是致命的威胁。

国家地理杂志今年一月号有一篇有趣的文章，发现原始人类的艺术形式通常在一个地方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停止，之后从不曾再重复。

So how do we explain these apparently sporadic flare-ups of creativity? One hypothesis is that the cause was not a new kind of person but a greater density of people, with spikes in population sparking contact between groups, which accelerated the spread of innovative ideas from one mind to another, creating a kind of collective brain. Symbols would have helped cement this collective brain together. When populations again fell below critical mass, groups became isolated, leaving new ideas nowhere to go. What innovations had been established withered and died.

Such theories are difficult to prove—the past holds its secrets close.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显然是偶然迸发的创意？有这么一项假说：原因不是一种新人类的出现，而是人口密度的提高。人口高峰期促成群体之间的接触，进而加快了人与人之间创新想法的传播，创造出一种集体智力。而符号有助于凝聚这种集体智慧。当人口再次降到临界人数以下，群体就变得孤立，新思维也无处传播。原本已经出现的创新事物于是跟着凋零消失。

这样的理论很难证实。

Their beauty whip-saws your sense of time. One moment you are anchored in the present, observing coolly. The next you are seeing the paintings as if all other art—all civilization—has yet to exist.

它们的美彻底混淆了你的时间感。这一刻你还身处当下，冷静地观察。下一刻当你看着这些画作，又彷佛其他所有艺术——所有文明——都尚未诞生。

3月18日，星期三：国际特赦组织为了制作一部关于社会活动家的影片来采访我。我记得一个（我想大约18或20岁的）年轻女孩瑞秋·柯利，她旅行到巴勒斯坦去，加入一个试图阻止以色列人扣押阿拉伯人

土地的团体，她写下关于这个经验的日记，而这日记后来被改编为一部我看过的戏剧表演。日记以
「我叫瑞秋·柯利」起头。她待在巴勒斯坦的时间只有2到3周，一天她站在一部不断向她驶进的以色列推土机前，而这推土机夺走了她的生命。(瑞秋·柯利的日记 — 让我独立于此)

3月20日，星期五：安德瑞亚人在义大利，所以我把他的音乐会门票给了我儿子乔。钢琴家艾夫根尼·纪新在巴比肯中心演出：他首先演奏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如此地快速而具有戏剧性，你刚刚好只能跟上他的节拍。贝多芬的聪明是有自觉的聪明，他的音乐听来像是在炫耀，而且以自我重复的方式来强调这一点。它有如变戏法般地呈现了维多莉亚时代穿着篷篷裙的淑女们带着自觉性地欣赏乡村景致的画面。接下来的曲目是普罗科菲耶夫。表演很棒，我希望还能再听一遍。或许我不够专注，也或许我不够放松，我不清楚自己当时到底是处于哪一种情形，但我的确能感受到，这场表演具有伟大艺术完整的风采。中场之后是萧邦的曲子，而这让我完全忘我了。感觉就像是纪新拥有这些音乐，然后他把这些音乐给了你，传达给你。此时我已经完完全全地放开了胸怀，然后接着的是李斯特，在狂喜之中，我们和纪新一同进入了永恒的境界。

艾夫根尼·纪新

3月21日，星期六：参加绿党的会议。在四月份的日记中，我将告诉你们关于我和绿党合作的所有一切经验。

3月25日，星期三：艺术家计程车司机马克来接我，他在他的计程车里访问我，访问的影音内容也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他真的很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也如同我一般急切地想揭发那残害着我们的犯罪政经结构。当我们互道再见的时候 —
天哪！他给了我一个最甜美的笑容。

3月26日，星期四：参加一场在圣玛格丽特帕腾教堂举行的晚会，教堂位于纪念碑站附近的伊斯特契普。我们的东道主是珍妮·提拉玛尼，她和我的朋友珊蒂娜·利维立都很投入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两位都

是服装历史学家`研究者和策展人，她们发展`提倡并出版珍娜·阿诺德的作品。我本人十分感谢珍娜·阿诺德，因为我在她书中的图表发现了历史服装的剪裁方式。珊蒂娜是蕾丝的首席专家，而珍妮则是环球剧场的服装设计师，她们设立了一间学校，称为历史服装学院。今天的活动是学校举办的新书发表会，发表由艾伦及凡妮莎·霍普金斯所着的
「鞋」。我和凡妮莎以及负责书中照片与编排的艾伦谈了一会儿。这本书的编排跟时下出版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同。艾伦说：「当你雇用一位设计师，你的钱花在留白的地方。」这本书里没有留白的地方，但真正不同之处是在他所投入的爱。学校希望能找到一间房子，对大众开放展示他们的历史服装资料库。安德瑞亚和我鼓励每个对时尚有兴趣的人都去支持这个学校；这非常地重要，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大众的赞助。

THE SCHOOL OF HISTORICAL DRESS

一边品酒，一边听着对雷恩式教堂建筑之宝有着深厚热情与知识的人演说，这是珍妮典型的风格，她经手的任何事物都是最精致`最好的。终场的时候她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我只是向她表达了感谢之意，但安德瑞亚跳进来补充说，这本书是所有关于鞋子的着作里最棒的一本。珍妮不想在亚马逊网站上贩售这本书，所以亚马逊网站上说没有这本书的现货，但你们可以在学校的网站上订购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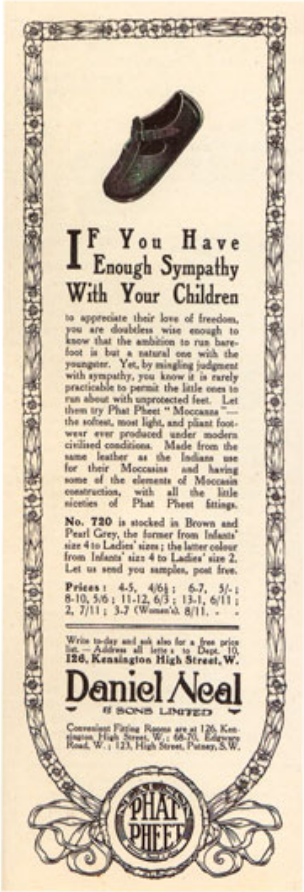
A pair of girl's black leather shoes, *c.*1900. HC.F–12.82–6
They have a double bar with two-button fastening and a ¾" stacked leather heel. The trim at the throat is missing.

A pair of child's brown leather sandals, 1910–1940. HC.F–0.103
They have flat heels and were made by Carleys Ltd., a shoemaking company in Leeds.

A pair of child's white suede sandals, 1910–1930. HC.F–0.106
They have ¼" stacked leather heels.

Gavin Gray, 1911.

Sylvia Cole as a bridesmaid, 1919.



IF You Have Enough Sympathy With Your Children

to appreciate their love of freedom, you are doubtless wise enough to know that the ambition to run barefoot is but a natural one with the youngster. Yet, by mingling judgment with sympathy, you know it is rarely practicable to permit the little ones to run about with unprotected feet. Let them try Phat Pheet "Moccasss"—the softest, most light, and pliant footwear ever produced under modern civilised conditions. Made from the same leather as the Indians use for their Moccasins and having some of the elements of Moccasin construction, with all the little niceties of Phat Pheet fittings.

No. 720 is stocked in Brown and Pearl Grey, the former from Infants' size 4 to Ladies' sizes; the latter colour from Infants' size 4 to Ladies' size 2. Let us send you samples, post free.

Prices: 4-5, 4/6½; 6-7, 5/-; 8-10, 5/6; 11-12, 6/3; 13-1, 6/11; 2, 7/11; 3-7 (Women's) 8/11.

Write to-day and ask also for a free price list.—Address all letters to Dept. 10.
126, Kensington High Street, W.

Daniel Neal & SONS LIMITED

Convenient Fitting Rooms are at 126, Kensington High Street, W.; 66-70, Edgware Road, W.; 123, High Street, Putney, S.W.

PHAT PHEET

Advertisement in *Woman at Home*, 1912.

Daniel Neal was an established shoemaker by 1837, and in the 1870s his company developed the idea of children's shoes being made in the shape of children's feet instead of being miniature versions of adult shoes.